

本書據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27年版影印



徐 蔚 南

藝術三家言序

最可讚美的人，我敢說，是預言家。因為預言家能在荒蕪的山野間指出幸福的礦山來。我們如果依着他的指點，努力去發掘，便可得到幸福的寶石。然而所謂預言家者，並不是依靠神力的先知，乃是能從歷史的觀察裏發見因果的人。在當今的中國，卻不見有什麼偉大的預言家；這是很可煩惱的事情。雖然，在當今的中國，即使有了預言家，也難被我所發見。因為預言家常常站在時代的前面的，說的話總不能和當代相合，於是聽他說話的人，不是當作他是狂人，便當作他是過激黨。在我們習於懷古的華人，自然更難發見預言家了。

我的朋友傅彥長君，有許多人說他是個預言家。我却不敢相信。因為我不相信現在的國人能發見預言家，像我不相信我自己能發見預言家一樣。

但是傅君的言論的精闢，却不能不使我們嘆服，因為他能指點出人家所指點不出的事情。我們雖不能說他是預言家，至少我們可以稱他是一個文明批評家。我們一讀他所提倡最力的藝術文化的文章，就可明白。在他的文章裏，充滿着精力，洋溢着深意，常使文章的詞句有包括不下，容納不下的

樣子。因爲如此，有時，人家容易誤解他的真意，但是過了許多時候，讀者就會覺悟自己是誤解他了。我對於他以前也當要誤解的。我不想多談傅君的作品，因爲作品的鑑賞最忌預定的批評。

我現在想談談傅君這個人，以便讀者更能了解他的思想。

我和傅君相認識是在東京。他在東京時並不和我怎樣的親熱——其實到現在也不過如此——不過時時相見的。我當時只覺得他是一個可愛的人，並不知道他的精博的學力。

他的生活很有趣。我還記得有一個夏天，他從淺草沿着電車軌道一直走到神田今小川路的寓裏；走到時，身上汗水的多，彷彿從河裏撈起來的；他喘着息走到冷水管下去沖水，足足沖了十五分鐘。他最喜看電影，但是有一個時候，手邊卻沒有錢了，他便很爽快地向人討二角錢去買票，人家給他三角錢去買樓上的票子，他却一定不要。

他在東京時最愛女人的脚，他說日本女人的脚真是藝術品。回到中國後，他寫了一篇「幾句不三不四的東西」——他自己說的——頗有趣味。

「回想

我在日本住的時候，

美術品看見了不少，

可惜記得都不清楚

只有一件不值錢的，

使我現在還要想他，

熱天好天氣的晚上，

我到街上去散散步，

許多走路的女孩兒，

都赤了腳，拖了草履，

那種潔白，可愛，自然，

要是我不到這裏來，

一世不能享這眼福。」

自從東京回來後，我的朋友中，有的一時成爲名家了，到現在還是名家，於是不認我爲朋友了；有的一時成爲名家了，過了不久又成爲「不名家」了，因爲做過名家的，他們也不認我爲朋友了。博君呢，到現在還是個博君，所以他和我的友誼還沒有切斷。我想他始終是個他，他和我的友誼始終不會切斷的吧。

他很喜歡和人家一起到館子裏去吃飯，和他初見面的人因此竟有當他是喜歡奉迎人家的人。有一次，他去訪問一位天才作家，談了許多天，他請那位作家去吃飯。不道作家偏不肯，他說了許多次，那個作家拒絕了許多次。到最後，天才索性要在家中請他吃飯了，他於是很難平穩地逃出了天才的寓所。但是他有錢時候拉人去吃飯的脾氣到現在還沒有改去。

總之：傅君的思想行為，決不是平庸的，這是我敢告於讀者諸君之前的。

現在我要談朱應鵬君了。

一九二四年的時候，上海民國日報有藝術評論之副刊。當時我閱讀這種副刊裏的文章，覺得最是英氣勃勃，淋漓爽快而且理論極有根柢的，就是署名心因與朱應鵬的評論。當時我還沒有知道應鵬就是心因，心因就是應鵬，直至這一年夏，我們在一個藝術學校裏會見，方始知道。他和我第一次晤面的情景到現在還是清楚地記着呢。他那一對眼珠黑白分明而熱烈地閃着光的眼晴呵！在他的一瞥之下，彷彿我平日一切思想行為完全呈露出來了，但是我並不怕他的眼光，我只覺得在他眼前，自己很弱小了，同時覺得有點慚愧。後來我誘引他和我談話，他却靜聽的時候多而說話的時候少，談話到中途，不知那幾句話刺戟了他的興味，他在無意中竟嫣然一笑。這嫣然的一笑呵！和他對人最初一瞥一樣的有力，使人常常紀念着他。他最初對人一瞥和他這嫣然一笑，正是他的精神和他的人格。

表現。當時我見他這個人，想到他的文章，覺得古人說的話真不錯；「文如其人」！「文如其人」！

他一笑後便像感到什麼興味般的談起話來了，談話的聲音很重，很有力，而所談的話都是斬釘截鐵的，簡潔明瞭的，不容你懷疑。他這樣態度的談話是他的固執嗎？不是的，決不是的。你一讀他的「藝術家與氣節」一文，你就可知他和你說的斬釘截鐵的話，正是他對於某一事件，用着犀利的眼光，捉住了那事件的核心後的說話。

我們見了他的容貌，聽了他的談吐，我們也可斬釘截鐵地說，他是一個大無畏的青年，向前猛進的青年。然而在如今這樣混亂的時代，大無畏的青年是遭人多麼的冷淡呵！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卻委靡在腐敗的習慣和思想裏，一方面或隱或現地嘆息着世風不古，或者怨恨着迷戀骸骨，一方面却只是盲目地隨波逐流或者守株待兔，我們來想想，在這種情勢之下，大無畏的青年安得不遭人冷淡呢？自然，在藝術界墮落到黑白混淆的現在，大無畏的藝術家更是孤單了。

朱君在藝術界雖伏了好幾年，這原來是運命的呵！

然而他終究是個勇往直前的青年藝術家。社會壓迫他，他不怕；歷史壓迫他，他也不怕。他拋撇了他背上的歷史的負擔；他衝破了他四周的社會的包圍。他不管人家的毀譽，在繪畫一方面，他努力創作他的光明，同時在指導藝術進程一方面，他寫出了他的警關的思想。

他覺得中國淪落到像現在這種地步，完全因為中華民族好靜，好折中，好功利，好保守的緣故，換言之，因為中華民族衰老了的緣故。要復興中華的光榮，便須在民族的精神裏，灌注青年的血清，掃除一切的病菌。林黛玉式的女子是病菌；賈寶玉式的男子是病菌；仄仄平平仄的刻板的詩是病菌；之乎哉也的朽腐的文章是病菌；靡靡的音樂是病菌；柔弱無力的圖畫是病菌……這一種病菌都應掃除，都應用青年的血清來掃除乾盡！然而青年的血清那裏去求呢？本國智識階級裏有沒有這種血清？沒有！他們是被歷史壓到只剩一口氣了，那裏會有！中國的商人階級裏有沒有這種血清？沒有！他們天天在舊習慣裏喘息，那裏會有！要找這種血清，只有走到兩條路上去，方可找求得到。第一條路就是走到被本國智識階級所輕視所壓下的農工階級裏去的；第二條路就是走到希臘的思想裏去的。這兩條路，雖則說是兩條，其實只是一條，在一直線上，正如瀝南國人自築的魯貝路，走過一座橋，就是法租界的呂班路。魯貝路雖則也是很闊大的，但是全沒有呂班路那樣的清潔，美麗，康健。我們走到了康莊大道的魯貝路果然很好，但是我們應得仍向前，走到呂班路上去。我國農工階級雖則有時也歸於舊習慣和傳統思想，但是比了跳不出孔聖人所設下的圈套的智識階級，總是活潑得多，現代得多，康健得多，勇壯得多——正如以魯貝路和城內石砌的狹小的污穢的街道相比較一樣。——所以他們的藝術譬如小曲等，他們的行動如賽龍船等都是活躍的，青春的，是青年的血清，我們應該把這種血清注

則到一般衰弱的民衆的靈魂裏。希臘思潮是靈肉一致的思潮，正是人生最高的理想，但是以中國農工階級之思想和希臘思潮相較，正如以魯貝路和呂班路相比一樣：前者還是貧弱、低級、醜陋；後者是強壯、堂皇、妍麗。因此，我們對於一般衰弱的民衆，不僅要以本國貨的農工階級裏的年青血清來注射，并且要以希臘思潮的血清來注射。

朱君堅守着這樣的見解，於是一方面他極力替那被縉紳先生們所輕視的所壓下的藝術和思想行爲打抱不平，一方面他極力介紹希臘的思潮到中國來。

他有這樣的思想，他能這樣的努力，一時雖則要被最愛折中、最愛保守的國人視爲太激烈而故意冷淡他，但是在藝術界上總能得到花冠的，而且就在最近的將來可以得到。這是因爲眞珠終究是眞珠呵。

若以認識的早晚來說，那是我和張君若谷的認識，比了認識傅朱兩位仁兄大人晚得多了。但是當我們倆相見時，大家都沒有像普通一般人覺得「相見恨晚」，我們只覺得我們相見的時候，正是適宜於相見的時候。要知道，兩人能到得適宜於相見的相見，是最難得的事情，因爲太早了或許要陷於太親熱，太晚了或許真的要「恨」。

眞地，我們倆相見的時候正適宜於相見的時候。

我和他一晤面，就感到張君若谷真的名副其實：他無論對於那一件事，雖則已經他親手解剖過，看明白了的，他還是抱着一個「虛懷」。

「虛懷若谷」的態度，正是研究學問的唯一的態度，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因為「我們不拘求什麼學術，學什麼技藝，應該先下深刻的研究和綜合的觀念，等到入了門徑，還應該去做系統的整理和參攷，才能發發揮實用各人心得的專門學術。」張君澈底地知道這種態度的必要，所以他寫的文章大都是分析的或綜合的。

但是假使他只做冷冰冰分析或綜合的文章，那是一定乾燥無味，只有略略幾個專門家認為有趣的了。但是張君恰巧又是個研究音樂的人，音樂原是最激動人們感情的一種藝術。他能把他的音樂的天才很巧妙織入他的比較專門的文章裏去，所以他的文字又能動人，又切實用，正最適合於現在我國民衆的要求。

張君對於研究學問既是虛懷若谷，他的對於朋友，也是如此。

他見着人，臉上總是一片笑容；和人談話，不做不卑，總是從容不迫。所以無論那個人見了他，在他背後又都要說：「若谷這個人很有趣，是活潑的少年。」

在比較多接近的朋友前，張君更顯出他的天真，談話談上了勁兒，他便會像小孩子一般的，兩隻

手插在褲袋裏，將身子一竄一聳地跳起來，圓圓的臉上的一片笑容，不用說，更加濃厚了。

但是他冷靜起來也會像一個以前閨中的少年。

我還記得有一天，許多朋友大講遊歷歐洲的事情。那時候的情形，確乎頗能不負「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名言。

有位先生，感情最熱烈的，大發其議論，從遊歷歐洲，說到留學，從留學說到博士，從博士說到他的憤慨。他說：

「我所以要到歐洲去，爲是要留學；所以要留學，爲是要得博士；所以要得博士，爲是要復仇，替我自己報仇，替沒有得到頭銜的服仇。你不看見報紙上這幾天連接着大批博士返國的消息嗎？他們到美國去住八個月就得了博士了。他們的身子還在船上，南北政府，各種行政機關以及什麼大學都已預聘他們去做什麼長什麼主任了。咳！頭銜就是學問，學問就是頭銜。我沒有頭銜當然也沒有學問。愈是沒有頭銜的人，便愈得不到位置，就是得到了，你盡力做你的事，還永不能使人滿足，人家要求你更做得多，這是因爲你沒有頭銜，位置低呵！他們有頭銜的人，就是有學問的人，自然有成千成萬的位置等他們去選擇。他們只要盡十分之一的責任，人家已覺得他們非常盡責的了，因爲他有頭銜，位置高呵！我一定要到歐洲去得他一個什麼國家的或非國家的博士來給你們看看……」

旁邊另一位先生忽然冰冷地說道：「博士終是最可貴的。你將來如果得了博士回來，人家也預約你去做什麼長，什麼主任的時候，你就也覺得頭銜是學問這條公理確乎沒有疑義的了……哈哈，這是你的復仇……」

在旁邊靜聽着他們高談闊論的張君，這時倒也說起來了。

「我也希望到歐洲去走一次，但是我既不想復什麼仇，所以也不想博什麼士了。我只想修養我所希望的我。」他說。

「可愛哉！我只想修養我所希望的我」的張君！當時我聽了我的話便作如是想。

傅，朱，張三君的思想，在如今，就我所見，覺得是一貫的，沒有多大的出入。傅君在三人中彷彿是運籌劃策的大人物；朱君呢，是衝鋒陷敵的勇將了；張君卻是籌備輔重的要人。他們三人聯合起來，就能成為藝術界的一支生力軍；分散了，也不失為藝術界裏的重要戰鬥員。

他們如今將各人幾年來所作的重要文字，彙為一集，名藝術三家言，正是他們聯合的保證，我希望他們更用出勇氣來在藝術界裏創造一個新生。

徐蔚南 十五，七，十六，江灣。



筆一抱陳

長彥傳



彭望軾攝

傅彥長

藝術三家言目次

徐 序

上 卷

藝術之標準·····	一
中華民族有藝術文化的時候·····	三
民族主義的藝術·····	七
藝術與時代精神·····	九
國人所應該走底藝術的大路·····	一二
寫人生而藝術的一個解釋·····	一七
藝術文化之享受·····	二〇
民衆藝術的解釋·····	二二
藝術教育·····	二四

往藝術國的巡禮·····	二八
藝術與科學·····	三一
話劇與歌劇的建設·····	三三
藝術與城市·····	三六
努力進行的藝術思想·····	四〇
積極擴張中國藝術的方法·····	四二
藝術上的道教主義·····	四五
「佛羅稜薩」·····	五〇
托爾斯泰論·····	五四
對於中國文化的一點私見·····	五九
寄朱應鵬的信·····	六四
研究中國音樂所應該有的態度·····	六九
俄羅斯的民謠曲·····	七五
國歌問題·····	七八